



丰利古镇醉枫庐的“前世今生”

◎徐秋红

南黄海之滨如东县，千年古镇丰利的醉枫庐，居住着一位老人。小学文化，从事建筑行业已40余年。他看上去慈祥憨厚，再平常不过，却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。自2004年退休后，一般人已是安享晚年，可他却由此方才开启长达20年的传奇人生。

他热爱家乡，崇尚文化，面对家乡古镇遗迹消失殆尽，为了能重现古镇旧貌、传承发展古镇悠久的历史文化，他不顾家人反对，放弃高薪建筑工作，退休后用他多年来从事建筑工作打拼下来的积蓄，花费近百万元，建造了一座私人园林——醉枫庐。

在实际建造中，他实地勘察，走访乡亲，划分经纬线，以1.3公里的实际距离按比例缩小制作沙盘。20年来，他不断对沙盘进行完善，凭借惊人的毅力和专业的建筑设计功底，十年如一日，不辞劳苦，不求回报，以醉枫庐古镇石雕微景的艺术形式，再现了丰利古镇风貌，成为当地政府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窗口和亮丽名片，也为推动当地历史文化传承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他就是丰利镇人家喻户晓的“醉枫庐”创始人——张炳林。

提起张炳林老人与他的“醉枫庐”，人们不禁竖起大拇指，称赞不已。这位老人真的很了不起，他创造了丰利古镇奇迹，不仅被他“愚公移山”制作古镇沙盘并坚守20年的精神所感动，更惊叹醉枫庐内如诗如画的园林，以及鱼儿戏水、虬枝峥嵘、盘根嶙峋的美景，让人尽收眼底，大饱眼福。

踏进仿古陈列室枕水轩，清晰可见5个私家园林、27座寺庙、12家祠堂、9座牌坊、11座桥及蜿蜒曲折的石板老街都惟妙惟肖地呈现在沙盘上。沙盘上面树影婆娑，碧水如练，各色各样青石微雕的宝塔、石桥、亭台楼阁布置错落有致，“夕阳古枫”“郑滩沧波”“大圣宝塔”“文峰飞虹”等昔日古枫十景清晰可见，大到寺庙，小到盆景，1000多件工艺小件都是张炳林老人亲手雕刻而成的，盘中栽植的微缩植物如金钱蒲、针柏、翠竹等生机勃勃，真是巧夺天工、精湛无比。盘内的每一座山、每一所园林、每一个寺庙背后的故事，张炳林都如数家珍，了如指掌，如惠风堂、千年盐河遗址、长廊、味根园，还有以吴家祠、大土山、文峰塔、花园桥、双灰山等为代表的红色文化遗址，以文园、绿净园为代表的园林遗址、明清桥梁遗址，有渔樵耕读的农耕文明也有代表忠孝节义的牌坊遗址等。

刘延安在《携子重游醉枫庐》中写道，庐外紫薇开，芬芳醉石台。园中天地大，畅叙写春来。醉枫庐不仅以枕水轩内沙盘而闻名，此外还包括张炳林老人亲手栽培的盆景，其中大多数是雀舌松，将整个院落衬托得生机勃勃。张炳林老人说：“盆景是立体的画、无声的诗，称得上好的雀舌起码要几十年以上。”

如今的醉枫庐，不仅成为丰利古镇重要的文化传播基地，同时也成为丰利古镇吸引众多游人观光、旅游打卡的胜地之一，促进了丰利古镇经济文化发展。

如果说醉枫庐是丰利古镇的“前世今生”，那么，张炳林老人毫无疑问就是丰利古镇“前世今生”的见证者、传播者与开创者，不仅见证了历史、开创了未来，更多地促进了丰利古镇文化的传播、传承与发展，成为丰利古镇名副其实的奇人！

陶钧万物 至善至诚

——甪直叶圣陶纪念馆漫记

◎陈健全

甪直是现代作家、教育家、编辑出版家叶圣陶先生的“第二故乡”。1988年，叶老逝世后，归葬甪直，人们在他当年执教的“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”旧址上建了一座庭院式的纪念馆。今年纪念叶圣陶先生130周年诞辰，纪念馆修缮后再次开放。

深秋，我们参观了千年古刹保圣寺后，来到西院，追光一代师表叶圣陶先生。

穿过青砖黛瓦的门楼，上方是绿青色的赵朴初题书“叶圣陶纪念馆”几个字。步入院中，一棵苍劲的罗汉松之后，见四面厅的楹联：“松柏有本性，园林无俗情。”堪称对叶老“俯仰两无愧”的人生比喻。据介绍，这里原为先生来“五小”任教后创办的利群书店和博览室，先生将自己购买的中外名著、南社诗人的诗集等陈列于此，还开辟了诗文专栏、书画专栏、英文通讯专栏，方便学生们学习。如今，厅堂焕然一新，书脉绵延。

进入展厅，叶老的半身铜像簇拥在菊花丛中。塑像栩栩如生，那温煦的目光似在关注着每一个来者。叶圣陶先生事迹展共分8个部分，除了翔实的文字资料外，还有150多件叶老的文房用具、证件文本、旧版珍藏书籍，让人尽览贤师风范。

1894年10月28日，叶圣陶生在苏州一个贫苦人家，原名叶绍钧。1911年，武昌起义成功，还是中学生的他找到他的国文老师央求改名。原来，他幼时字“秉臣”，眼见着旧帝制被推翻，他不愿再称“臣”。先生结合他“绍钧”之名，以古诗句“圣人陶钧万物”，取“圣陶”为号。这便是“叶圣陶”名字的由来。

“苏州往东三十六公里的甪直镇，镇周围全是河道，往来非乘船不可。从苏州去，遇到最顺的风，张起满帆，三小时就到了，如果遇到‘顶头逆风’，就得八小时。”这是叶圣陶先生笔下的甪直最初印象。1917年春天，从下船上岸的那一刻起，叶圣陶便

与这座水乡古镇结下不解之缘。

在甪直任教的五年里，他确立“为人生而教育”的思想，自编国文教材，推进教育改革，革新教育风气，定期举办园艺、劳作、文娱、远足等课外活动，这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。同时，甪直的生活、风俗、文化底蕴也为他的文学创作带来源头活水：他在《新潮》杂志上发表的第一首描写甪直乡村的新诗《春雨》，以保圣寺小阿虎为原型的短篇小说《低能儿》（后改为《阿菊》），取材于自身真实教学实践的长篇小说《倪焕之》，以万盛米行作为故事背景的短篇小说《多收了三五斗》，悲悯当地农民凄苦生活写下的童话《稻草人》……对此，叶圣陶在《心是分不开的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我因年轻不谙世故，当了几年教师，只感到这一途的滋味是淡的，有时甚至是苦的；但自从到甪直以后，乃恍然有悟，原来这里头也颇有甜津津的味道。”直至多年之后，叶老还感慨：“我真正的教育生涯和创作生涯是从甪直开始的。”

展厅中，看过叶老编辑的《开明国语读本》《文心》《文章例话》《诗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学生》等书影，且听有言之教：“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”“写文章不是生活上的一种点缀，一种装饰，而就是生活的本身”“我们要创作我们所希望的真文艺作品，没有范本可临，没有捷径可走，唯一的方法乃在自己修养，磨炼到一个‘诚’字”……耐人寻味，给人启迪。

茅盾先生曾讲：“作品乃人格之表现：这句话于圣陶而益信。凡是认识他的朋友们都不能不感到，和圣陶相对，虽然他无一语，可是令人消释鄙俗之心，读他的作品亦然。你要从他作品中找寻惊人事，那不一定有；然而即在初无惊人处，有他那种净化升华人的品性的力量。才笔焕发，规模阔大，有胜于圣陶的，但圣陶的朴素严谨的作风，及其敦厚诚挚的情感，自有不可及处。我们所以由衷地

爱慕圣陶，而圣陶的作品对于青年的教育意义之重大，唯有从这一点才得到了最真切的说明。”确实，作品即人品。这样称道叶圣陶，再合适不过。想来，从前读过他《一粒种子》《蚕和蚂蚁》《三棵银杏树》《牵牛花》《荷花》的我们，何曾没有在心田播下一粒种子？阅读叶圣陶，足以让人发现自然的美、生活的美、心灵的美，总之，让人动心。

叶老为人至善至诚的事迹，感人至深。如，终其一生，他事必躬亲，有信必复，对请求的看著写稿等，从不拒绝，即便到了耄耋之年。想起徐应佩老师神交叶老的往事，又添实证。

那还是20世纪70年代末，南通师专借址如皋师范办学期间，徐应佩等老师创办教研刊物《教学与研究》。想请一泰斗级人物题写刊名，即去函北京东四八条叶老家。不出一周，叶老即书写了横式与竖式供他们挑选，最后用了横式。《教学与研究》每期都寄赠叶老五本至十本，叶老来信说刊物编得适合中学教学需要，他将刊物都送附近中学供他们参阅。当时，徐老师计划写几本书，还请叶老写几个书的封面：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赏析》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》《文苑漫步》《诗林撷英》，叶老很快就寄来了。后来，徐老师拟申请参加中国作协。去函叶老，叶老欣然同意，并拉诗人吴奔星老先生一道做了介绍人……薄寒的晚风里，我写到这里时，重温徐应佩老师签名留念的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赏析》等书，封面上叶老的题签别有暖意。

到女子楼，参观叶圣陶先生家风展。叶老为子尽孝、为夫爱妻、为父教子之心，以及对国家、民族的挚爱之情，让人深深共情。

金黄的三棵银杏树前，又打卡“生生”农场。时下蔬果飘香，草木含情，连篱笆上的牵牛花都绽着娟娟笑靥。不时，有师生沉浸式教学，陶钧万物的风范已然生生不息、薪火相传。

